

致女儿书

自序

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人比人，有什么不同，不一样，好多点，还是坏多点，不比货！疼有多疼，疼一般什么时候来，来的时候多长，什么时候能过去，实在过不去怎么办？小说、文学就是聊这个，分析人、还有性——的。所以女的爱看小说，也懂小说，简称知音。

人老了就没皮没脸了。我必须承认到岁数了。随时都有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倏起忽落。这小书拿出来发也属于破摔一类。觉得自己挺不要脸的。谴责久了就想：就这么不要脸！想当遗书写也是真的三年前。写了不发死后再发顶遗产的决心下过也是真的。显然真的也不是多宝贵，说话就贬值。因为，人不死，老活着，时间嗖嗖地飞过，瞧着还要且活一阵儿，就要从长计议了，事儿不大，只是中年危机、焦虑什么的，没到生死关头，自己把自己个儿想紧张了，自己给自己个儿制造了一恐怖气氛。总的说来，出这书再次证明了我是不甘

寂寞的、虚荣的、拿亲情出来卖钱——那怎么了？我就这样。瞧不惯我别买呀。就跟你多正经似的。谁也没求着你。我这书不想男的看。男的一肚子脏心眼儿。张嘴儿就是脏问号。我这书是写给女性亲属看的，女儿嘛。希望读者，有相同经历，心路心路滴，是五、六、七那三个十年代的，上世纪。八、九以后的想看，上世纪的，也不反对——是女的就成。我认为女的比较关心人、本身的潜在可能，能聊到一块去。男的分工好像是管物质交易、社会关系那一部分，所以特爱比较价格，分高下，什么都放在一起比，特讨厌。我们这里是聊可能性、潜在的，本来就闹不明白还没到可以拿来交易的程度的东西，男的插进来猛一听经常听不懂，还得装什么都懂，比谁都懂，就他懂就他对，知道好歹例外，傻精傻精的一个个的在我看来。

有一天聊小时候的愿望，我说我特想被人养起来一直其实，别人说你这心理完全是一女的心理，我想了想，说：还真是。这也没什么丢人的。我就拿自己当一女的要求了。我们女的从小挨坑，每月疼半拉礼拜，不太关心谁比谁精，都你们精行了吧，你们知道什么和什么互相一换就能多出几张纸来，这几张纸拿哪儿去都能还换出东

西来,就你们家纸多,你们机灵,比人会算,叫人精儿,简称鸡贼。

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人比人,有什么不同,不一样,好多点,还是坏多点,不比货!疼有多疼,疼一般什么时候来,来的时候多长,什么时候能过去,实在过不去怎么办?小说、文学就是聊这个,分析人、还有性——的。所以女的爱看小说,也懂小说,简称知音。

男的一边呆着去,一边关心你们的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去吧,看你们能解决什么问题——问题还不都是你们闹的,一帮假鲁!真瞧你们谁和谁打起来了,一天到晚互相比,比实力,比装备,互相拍唬,互相吹。小说,你们看不懂,这是写人的,不是写武器的。

昨儿一女的又被男的惊着了,说男的怎么这么看女的啊原来不知道,这回一深聊,什么呀,都特落后那观念,特封建。这还是不错的,表现得像有文化的,爱上拍场的,儒商呢;还有次的、次的不知多少轮次下去的呢我说:你更可该惊了。她说我太失望了,太沮丧了。烂分析了半天,我说:也是女的惯的。男的也不都不是东西,女的也不都是东西,各有各的是东西和不是东西;男孩就还行;女人、老婆子、娘儿们,眼睛瞪得跟铃铛似的,瞳孔写

着仨字儿，爱我钱！而且急急的，必须需要，现在就要——也不是东西！结论是孩子都行，男孩女孩都好，不分性别，那就是岁数大不好喽，岁数是一比较操蛋的东西，能把一人平白从好变成比较次，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这不成骂人了？老而不死谓之贼？咱不学孔先生瞧不起人，把人分等儿，把年龄分段儿，哪年龄段儿，哪等人，哪性别，都有好的次的，合得来合不来的，瞧着顺眼不顺眼的，好人还有滥好人呢，可怜之人还有可恨之处呢，所以谁也别说了，都不怎么样，说操蛋是都够操蛋的，说好也都有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也都不容易，又成和事佬了。穷人犯坏，笨蛋抖擻儿，鸡贼假惺惺看着是真生气，但是人家又碍着谁了？还不是给你们当一乐儿？买的，卖的，都没吭声，没言语，你一个看热闹的，瞎跟着着哪门子急呀？是为序。从今儿起——也不是今儿了，明儿，甭管几儿了吧，写到哪儿算哪儿，聊到哪儿算哪儿，心口如一，这不算，就算矫情，也罢。到此为止。话是说不完的，小声说永远有人听，闻着味儿的来了学了去，就叫文学了。再聊更飞了。九月一号星期六。跟自然比，艺术首先就是赝品了。文学，字儿，以笔画描情状物，首先是视觉艺术一大类了；但是没颜色，缺东少西，写出来就掉色

儿,也只能挂一漏万,当心理线条吧。就快唱了。试看今日之世界,声相、视觉双璧齐飞,其他艺术形式苍白也在其中了。如果硬要自我定义,我定此书为阴暗心理小说。但是,光明源自黑暗,光子本为湮灭产物或曰:现象。

2007.9.1.夜

致女儿书

你从暗绿色的一节车厢露出身子，
跳下路基，圆圆的笑脸，戴着嵌有蓝珐
琅圆帽徽的无檐帽，穿着沉重长大的俄
式黄呢子军大衣，帽檐和双肩披着一层
光芒，是一个远方归来休假的女兵，满
心欢喜，迫不及待。

关于咱家我这一方的来历

有一天夜里,看见这样一个画面:夕阳下,一座大型火车站的道口,很多列车在编组,在进站,层层叠叠压在一起,像有人在拉无穷大的手风琴。

你从暗绿色的一节车厢露出身子,跳下路基,圆圆的笑脸,戴着嵌有蓝珐琅圆帽徽的无檐帽,穿着沉重长大的俄式黄呢子军大衣,帽檐和双肩披着一层光芒,是一个远方归来休假的女兵,满心欢喜,迫不及待。

这是你出生的那一刻,你在宇宙洪流中,受到我们的邀请,欣然下车,来到人间,我们这个家,投在我们怀中。每个瞬间都是一幅画,美好的,死亡那一刻也是如此。

你是从画上下来的,我们都是,我们为人之前都是在画中。永恒是一幅无涯的壁画,我们是其中的一抹颜色。

这之后也要回到画中,所以不要怕死,那就像把降落的镜头倒放。

向天上飞去是不疼的,因为你不会撞在一个结实的平面上,是一个没有落点和终点的过程,不结束。是溶在里面,像黄油抹在一片烤热的面包上。到你想找自己,已经渗透开来,在灿烂之中。

你就是灿烂,如果灿烂有眼睛的话。你会看到自己的出生,看到一切,因为这一切原封不动一五一十摆在你眼前。

你会忘了人间的爱恨情仇,因为你已经不是人,无法再动哪怕一下人的感情。

失去感情怎么再记住这一切? 在永恒中,人生没有长度,因为永恒没有时间,都在一起,不分你我,不像人可以留意,有属于自己的回忆。

那就是善,泰然的,不针对任何东西,又包罗万象,因而壮美,可叫世界。也可叫我,我们,反正一样。

我们都是上帝,人这一生,是我们精神分裂时的一个浮想。

人生的意义止于人生,你不要悲切,有不做梦的,没有梦不醒的,你要这么看。

我是你叫爷爷奶奶的那一男一女带进梦里的,和你一样,也是别无选择。

我来的时候是步行,沿着一条大江走了很久,也是在夕阳中。

波涛汹涌的大江高出地面,悬浮列车一样闪着光从我头顶无声轻快地掠过。远处的平原是黑暗的,有大块雨云在上面飞播。雨点是闪亮的,移动的,集中射向一块块地方,竟然像探照灯把一片片湖泊、房子和旷野照亮。

中间一度我在水里,那样厚而有弹性的江,伸出很多张脸和撅起来的嘴撞到我皮肤上,在水下也不需要氧气。那时我想,我是淹不死的。

我们生在中国,就是中国人,不必多说。

中国是最早有人的地方,北京这一带就有猿人坐地演化。

最早都是人不人鬼不鬼,披头散发坐在树梢上,喝西北风,一年四季吃水果。忽然雷劈下来,大树一棵接一棵

烧起来,像盛大的火炬接力赛。大火过后头上全是天空了,那敞亮,那浩荡,真叫猿猴崩溃,像咱们现在被扒光了衣服扔到大街上。只得蹲在草棵子里,鬼鬼祟祟地行走,一步一望,脖子短的,罗圈腿太严重的,撞进大野兽设下的局,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印象就是一张血盆大口。腰长的逃进山洞,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那实在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局面,相当于一声令下咱们都要回到树上或海里生活。根本不是有决心有毅力就能做到的,要从进化做起,重新把自己变一个样子,要调整骨骼,改变比例,换牙,换人生观,从一个吊环冠军有水果吃的飞贼变成一个宽肩膀全世界走路最慢的拐子。相信整整一代猿人思想都转不过弯来,都是在生活贫困和绝望中悲愤去世。也不止一代了,几十万年都是这个情况,身体条件不好,一生下来就是食物链中比较靠前那种。几十万年啊,人类作为大野兽菜谱上的一种食物,像今天的猪羊和果子狸,存在着。谁要在那时候被生下来,真是倒血霉了,多少代的猿人精英还没来得及发展就被吃掉了,或者自杀了——那时如果有人想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只能是狂奔出去纵身跳崖或者跳河。

再困难也要活下去,像今天依然能看到那样,最愚昧

的人活得最好，是一批傻子支撑着人类，或者用阿谀人民的人爱说的话——是人类的脊梁。

那时候哪有正经吃的，说是打猎，其实是捡剩饭，冒死跟在真正的猎人剑齿虎后面，人家吃完，拣些骨头回家，敲骨吸髓，永远是半饥半饱，哪里谈得上营养和健康发育。

冬天天冷，大雪封山，一出门就是一溜脚印，跟踪别人经常被人家反跟踪，搞不好就被人家抄了窝子堵着山洞像守着冰箱一样样吃。

那时的荒野就像油田，到处火炬，那是下雨雷劈着了野火的树，很好看。

有手欠的，掰下一枝举着回山洞，拢在洞里，既暖了身子又照了亮，砸不烂啃不开的蹄头兽脑也烤焦了，有烤杂拌的香气。

也不用一晚上，一晚上不敢合眼守着动静，剑齿虎闻着味儿摸来了，瞅一眼又走了。洞里这帮就骂：操！你也知道怕呀。

这之后人类才有完整睡眠，睡眠好，大脑紧张才缓解下来，才有梦，有夜生活，悠闲、翻来覆去最终导致面对面的性生活，产生缠绵和美好的感受，有质量的性交导致出

生率的上升和有婴儿质量的上升,从生理上保证了领袖人才和理论家的出现。

再出来人多势众,举着火把,大家脸上露出了微笑,重新有了冠军的感觉。理论家审时度势,指出:不要再跟着人家后面跑了,没看到它们看到我们都跑吗,我们来给飞禽走兽组织一场赛跑,金牌是活下去,跑不快的惩罚是都变成烤肉。理论家说完,点燃了脚下荒草,同志们一字排开,放火烧山。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整个山冈、平原都变成烤炉和煎锅,野兽跑着跑着就熟了,油汪汪地躺下,外焦里嫩;鸟飞飞就慢了,就熟了,外焦里嫩;天空中成千上万只鸟笔直地掉下来,像射肉箭,下肉雹子,山头上猿人们欢声雷动。

这回丰盛了,遍地宴席,最高兴的还是小孩子,原来只能流着哈喇子含着手指头看看的走肉,这回都吃着了,吃不了的做火腿和腊肉。

就有皮子了,做衣裳,做弹弓,做小鼓,做小船,睡软和点;骨头也省下了,做箭头,做针,做鼓槌,做号,代替自个儿喊。

再开春,贴河边走,打鼓吹号,一路放火,沿途吃着烧

烤和鱼生刺身。

有一天，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会师了，两大主力合为一股，十分自信，就在河边住下了，搭棚子，洗洗涮涮。

两队身后已烧成一望无尽的平原，正有些彷徨，春风吹又生，野小麦从施了草木灰的地里长出来了，一片金黄。

试吃员叫神农氏，把所有植物都吃了一遍，屡次中毒，上吐下泻，接着胡吃，止了泻，于是有黄连素。选举国家领导人的那天，是小麦成熟的季节，放眼望去一片金黄，大家指小麦喜悦地结巴起来：黄、黄……转脸看见刚选出来的这位，又一齐指着他结巴：黄、黄帝。

炎帝是一个纵火犯，到处放火，为黄帝所擒，发挥特长，管理火堆。

当时都不结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遇见其他野人，问起是哪儿的，都说是炎黄子孙。

也不排除这二老一个管吃的，一个管生火，哪个女的能睡在火边第一排也是待遇，饱暖思淫欲，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女的也愿意找他们，确实是他们生的孩子多，成活率高。

也可能炎、黄就不是一个人名，是官称，职务，粮食局

长、饭店总经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什么的。求壮大嘛，刚从动物那儿发展过来，优秀传统就是谁身体好谁上，一个成药渣儿了一个接上去，位子不能空了，反正都是一脸泥，都是结巴，在女的眼里都一个德行。那时女的也都是一脸泥，也都不好看，男女找对象都不看脸，谈恋爱也就这几千年陆陆续续听说有这么回事这几十年蔚然成风，由此上溯炎黄五帝到山顶洞人几十万年都是强奸过来的。

“天塌下来有高个儿的顶”，说的就是当时那种原始选举的草率和单一的标准。

王昭君去匈奴，跟完父亲跟儿子，都叫单于。说黄帝活八百岁，那种卫生条件和恶劣环境，我就不信。

第一本房中术为什么叫《黄帝内经》，那个认识，要经过大象量，根本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那是一个职业，一个行当的工作总结，类似《电工手册》。古代的人总比我们离事实更近。

那时候喝面汤，也叫糊糊，疙瘩汤。喝不了的，忘一边了，天热，隔了夜，发酵了，成酒了。有小气的，舍不得